



明代程君房汉宫春墨

在 2010 年的一个冬日，山东的杨先生由嘉德拍卖公司的陈林林介绍来沪，到博印堂请我鉴定墨。他从一个塑料袋中，取出用一张旧报纸裹着的一盒墨。当他打开旧报纸时，我被里面的墨盒所震惊。典型的明代的大红描金龙漆盒，盒底部有“君房制墨”四字，黄红绫相间的锦袋，因年代已久，大部分已损，面上盖有一黄绫锦盖，绣有一诗：“戏题镜袋，处世宜韬彩，凭君暂敛光，有时间照物，万象此中藏。甲午夏日东园主人贞子稿，纲君蒋氏绣于商山公署。”左有二铃“栖”、“贞子”。内装一大圆墨，已碎成五大块与很多小片，每个大碎面与小碎面俱乌黑铮亮，如同小儿睛，没有一丝气孔。只知墨品中，有乌不黑，见了此墨方知乌不黑是怎么回事了。墨的尺寸 13.5cmx 1.9cm;重量 346 克。

当时询问了杨先生关于此墨的经纬，更觉心痛至极。当时杨先生购得此墨时，还是全品。在一次

与友鉴赏时，不小心打碎。由于没有经验，未及时粘合，在搬动的过程中，导致了墨块之间的碰撞，碎片的不断增加。于是我以他进价几倍的价格收得此墨。后来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将此墨粘合在一起。虽然无法做到完全吻合之状态，但基本上恢复了其原有的风采与魅力。

戏称：“神马都是浮云”，不可否认的是：“神马”都是一个“缘”字在起作用。如果一笏完整的明代墨，可能不一定到了我手中，摔破固然痛心，甚至惨不忍睹，有了这一过程，才到了真正懂此墨人的手中，这就是一个字“缘”。

这生吾与墨有缘，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上海博物馆的老前辈范先生曾对我说：“只要有缘，墨会找上你的。”此话是对我多年蓄墨的一个宽慰和认可。

程大约，字幼博，表字君房，号墨隐道人，别署还朴斋，定墨斋。安徽歙县岩寺镇人。万历时官鸿胪寺

序班。罢任后专工制墨。大约博雅能诗文，著有《程幼博集》。善制墨，核古搜玄，不遗余力，起宋元之衰微，开后世之典型。故墨之在万历，犹诗文在盛唐也。承前启后，继方正、邵格之、罗小华诸氏之后，首屈一指的制墨名家，也是明代制墨的代表人物。在古代松烟、油烟制墨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造出诸多精品，并著有《程氏墨苑》一书。此书共收录了 519 种墨品，对后世影响极大。程氏在世时曾说：“我墨百年后可比黄金。”大书画家董其昌说道：“百年之后无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后，无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可想而知，程墨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可谓之大乎。

此墨在《程氏墨苑》卷二下五有记载。墨面上刻有“汉宫春”三字，行楷阳识；两边各有两行小字：“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蓬莱春书永，玉殿明房枕。”背镂楼阁庭院与云山。在墨苑中为此墨还附有墨赞，由万历年进士倪世禄亲题草书：“闾

阖初办，辇道中开，参差嘉树，隐约蓬莱，六宫远近，三殿崔嵬，乃青阳，帝约康哉，帝居清穆，黄金璨灿，布春斯温，就日斯煊，玉砌金铺，重轩甲观，东壁之阳，卿云有烂，卿云缤纷，河汉之淡，为章于天，五色成文，万机闲暇，留心典坟，馥郁瑶华，祇奉明君，明君立窗，颇黄顽虞，尚方在行，御墨掇珠，尚墨在何，有如桃书，河山流翰，坦坦皇舆，皇舆收奠，文教覃敷，化被草木，天骄以纾，副墨率裨，冈巽方隅，草莽臣工，矢敕嵩呼，嵩呼洋洋，还望明光，考工泛度，毋毋是常，程古准今，以继冲将，我祝天子，万寿无疆。”

祝世禄（明）（1539—1610），字延之，号世功、石林，江西德兴人。万历十七年（公元 1589 年）进士，考选为南科给事。历尚宝司卿。耿定向讲学东南，世禄从之游，与潘去华、王德孺同为耿门高弟。世禄工诗，善草书。著有《环碧斋》诗集三卷，尺牋三卷，及《环碧斋》小言，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毗邻港澳，为中国历史较早的商埠和文化名城。每次到广州工作之余，鳞次栉比的繁华商业大街或者风光绮丽的名胜对我来说毫无兴趣，我总要抽时间到古镇石湾逛一下。

方园几公里的小镇，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陶文化根基，制陶历史可追溯到上千年，素有“南国陶都”之称，而以“石湾公仔”名扬天下，不愧为中华民间陶瓷艺术的一朵奇葩。所谓“石湾公仔”主要包括人物、动物、园林、器皿和微

栩栩如生的石湾公仔



塑五个方面。每件作品充满着浑厚、粗犷、质朴、率真的审美情趣，石湾公仔上釉别具一格，釉色浑厚、斑斓，而表现人物肤色部位总是不上釉彩，保持胎色，亦称“胎骨”以便于线纹的刻划。

石湾陶艺制品的厂家和商铺很多，遍布在镇的周围大街小巷，因工作在身每次逛游的时间有限，

最多只能半天，因此我仅选择二处必去的地方。先到石湾美陶厂，这里有代表石湾公仔工艺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工艺品展销大厅——珍陶馆。馆内四周围着玻璃橱窗，里面展示的作品皆是名家名作，长长的柜台上存放着各种公仔，真可谓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我总是毫不犹豫地挑上几件喜欢的作品，然后紧接着就匆忙赶往第二处地方——石湾公仔市场，大约十分钟的路程就到了，这里集中着几十家大小商铺。作者平时爱好根雕、奇石和盆景，因此对微塑公仔情有独钟，石湾的微塑以小见大，雅趣自然，是根雕奇石和盆景的必要配件。好的

微塑一般配有玻璃锦盒。人物微塑最小的仅有一颗黄豆大小，一张脸至多一粒芝麻大小。在石湾人物微塑最有名气是一位年过七旬的叫黎五妹的老艺人，大家俗称“黎阿婆”。她的作品个个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但价格要比其他艺人贵上许多。现在传承这门手艺人愈来愈少，所以有供微塑货的商铺不多，我进门就直奔主题：“老板，‘迷雕’有吗？”（当地人对待微塑的称呼）每当货主拿出货来，我总是放到手心中，一件一件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挑上许许多多，时间飞快不知不觉半天时间就到了，好在这里商铺比较集中，一家紧挨一家，每去一次总是满载而归。

石湾公仔宜于存放，它不同无锡泥塑，日积月累沾上灰尘，不宜清除，而石湾公仔是经高温烧制，沾上灰尘只要用清水冲洗就能去除。闲时，看看这些东西，触景睹物，浮想联翩，乐趣无止。

9 月 14 日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家暨红木家具精品展，我会继续参加这个盛会，欢迎大家来指导。



我家的多宝格架上一直端放着不少竹雕罗汉、寿星。其中两尊“竹老”罗汉每每都会让我多看几眼：一个总是打着哈欠（图右：高 11 厘米，最宽 12 厘米），一个呢老在剔牙（图左：高 15 厘米，最宽 11.8 厘米）。我管打着哈欠的叫“睡不醒”，剔牙的称作“老顽童”。每天出门前，我总会摸摸“睡不醒”，笑着请他起床了；傍

“竹老”教我“慢”生活

晚，匆匆回家，吃好晚饭后，我又喜欢把玩把玩“老顽童”。生活就这样一天天快快乐乐地过去了。

5 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位于海伦路上的藏家王老家，见其长条案几上“睡不醒”似乎刚“醒”，我便爱不释手地拿在了手上。王老知道我偏爱竹雕，遂半卖半送地割爱于我。“睡不醒”其实是“竹根雕罗汉像”。你我俯视便可见：一倚坐奇石旁之罗汉，呵欠忽作，困倦思伸。作者抓住这一瞬间，将罗汉打呵欠时特有的张口闭目抬眉和耸肩挺脊伸臂等神情刻画得生动传神，入木三分，以至于罗汉胸前肋骨因双肩高耸伸欠而根根凸现，手臂尺骨、肌腱因双臂用力向下撑直而块块鼓起，可谓穷形尽相，巧夺天工。此雕件虽无作者刻款，但不难发现，其与今年

5 月起上海博物馆“竹镂文心——竹刻艺术特展”中、清代竹雕名家封锡禄所雕“竹根雕罗汉”，从雕刻技法、人物神态等方面细看，为同出一门，结合温润包浆，刻制年代相近。

封锡禄，字义侯，晚号廉癖。性情落拓不羁，天姿颖悟，奇巧绝伦。他雕竹往往取材竹根，圆雕多以反映古佛仙像，仙翁天女为题材。所刻“竹根仙佛，穷形尽相”，让世人称羡不已。圆雕乃立体雕刻，其要求雕刻时须“攫捉神态，存于意想”，随时端详，随时镌刻，并要求从不同角度观看皆需达到最佳艺术效果，故雕刻难度在所有竹刻技法之上，向有鬼斧神工之誉。而圆雕“老顽童”可谓是将人的率性随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其憨笑露齿，牙签轻叩，大智若愚；而胸前的瑞兽似狮如虎，像在观

赏端详，又似即将腾跃远去，其栩栩如生貌，同样是精奇瑰绝。此件竹雕系 8 年前我从安徽绩溪那儿一做古玩旧友处觅得。

两尊“竹老”罗汉的作者看来无不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他们均偏好温润雅洁的竹器，重视平实与洗练的设计，标举自然古朴的风格，尽情展现着儒、道及佛禅文化的审美理念，让人观之受益匪浅，感悟良多。当今上海这座城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地为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却用这些时间来投入越来越多的



23 年前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抱着不满一岁的儿子在夜市上溜达。突然，一头褐青色的瓷卧牛映入我的眼帘。只见它面对城市“汹涌澎湃”的商海大潮宁静独处，颇有一派世外仙“牛”的风范。

我抱着儿子偎上前去。瓷卧牛虽然是卧着的，但它那犀利、呈弯刀状的两只角，分明正挑着老家牧童熟悉的歌谣，袅袅娜娜；而那浑圆、有点像爬蝉窝儿的两个鼻孔，依稀正喷着淡淡雾气，其“哞哞”的叫声，隐约通过时光隧道，与我暗暗交流远离家乡的寂寞。

我从口袋里掏出准备给儿子买奶粉的钱，将眼前这头瓷卧牛“牵”回了家。一路上，苏醒的儿子以为我给他新买了玩具，“哇哇”嚷着直想要。我却微笑拒绝了。因为当时他俩都是我的至爱，我既怕瓷卧牛不小心“踢伤”了儿子，也怕少不更事的儿子，一“激动”将瓷卧牛摔碎了。

瓷卧牛身长 18 厘米，宽 8 厘米，高 7.5 厘米。底部是传统的乳白色，中间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孔，直达它的“五脏六腑”。瓷卧牛制作工艺虽然有些粗糙，但它更适合我的恋乡和怀旧情结。我把它安放在我简陋的书架上，并欣然为它写了一首诗：

是谁把你从田园引来/点化成一尊瓷塑/随意人们的目光/欣赏你美丽的苦难/你高昂的头颅/想必仍向往躬耕的日子/不然音乐之声轻轻响起/你久卧怎能无动于衷/哦，我明白了/你冷漠的神态背后/分明有一种信念/正竭力挣脱痛楚的羁绊/一时的失误造就了永恒的悲哀/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可你的头颅依然高昂/高昂起心灵的震颤/怒放着生命的呐喊……

这首诗，后来被市广播电台文艺频道作为配乐诗朗诵多次播出。可这头瓷卧牛，却在我的一次次搬家途中遗失了。随后，每当我看到这首诗、听到这首诗的时候，我总不由地会想起“远去”的瓷卧牛，不知它是否安康？是否已化为了泥土、与大地做伴？

今年春天，我到岳父家走亲戚，惊讶地发现：我“走失”多年的瓷卧牛，竟安详地隐于岳父废弃的报刊堆里，它汲着墨香，饮着书气，姿态依旧，澹泊依然。

征得岳父同意，我再次将这头瓷卧牛“牵”回了家。夜深人静时，我独坐在书房里，端详着拙朴、可爱的瓷卧牛，心中一次次升腾起吉祥、幸福的气息。

失而复得的瓷卧牛

◆ 李志胜

